

東海潛龍

余家志
屈明



宁波出版社

东海潜龙

宁波出版社

(浙)新登字 13 号

责任编辑:张坚军

封面设计:沈建乔

东 海 潜 龙

著者:余家志 屈 明

宁波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宁波市中山西路 257 号 邮编:315010

浙江省镇海印刷总厂印刷

开本:787×1092 32 开 印张:11 字数:245 千字

1994 年 5 月第 1 版 1994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2,000 册

ISBN 7—80602—009—8/I·2

定价:7.80 元

内容提要

小说《东海潜龙》，以抗日战争初期东海地区开展我党地下斗争的历史为题材，描写中共地下县工委组建和领导的一支隐蔽革命武装的诞生和活动，包括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密切相连的一系列故事。内容丰富感人，既有军民可歌可泣的对敌斗争，又有革命者的悲欢离合，富有传奇色彩和岛乡的生活气息。文笔朴实，真实感强。

目 录

引 子.....	(1)
第一章.....	(8)
第二章.....	(19)
第三章.....	(33)
第四章.....	(44)
第五章.....	(54)
第六章.....	(67)
第七章.....	(78)
第八章.....	(91)
第九章.....	(107)
第十章.....	(119)
第十一章.....	(132)
第十二章.....	(139)
第十三章.....	(151)
第十四章.....	(158)
第十五章.....	(170)
第十六章.....	(185)
第十七章.....	(196)
第十八章.....	(206)
第十九章.....	(221)
第二十章.....	(233)
第二十一章.....	(242)

第二十二章	(260)
第二十三章	(273)
第二十四章	(283)
第二十五章	(294)
第二十六章	(314)
尾 声	(343)

引 子

我们创作《东海潜龙》的念头，产生于多年之前。

那是大地开始回春的和暖的一个早上。我们不知怎么会有这样的机会、这样的兴趣，一起在外地一个古老的城市，走过一条车水马龙、熙熙攘攘的大桥，进入一条偏街闲逛。家志走在头里，走着走着，到了一个废品收购站的门口。这个站门面不大，房子是旧式木结构的，分内外两间，中间隔着开了小门的板壁。里间有两个中年营业人员，在忙着搬破旧装袋头，是一男一女。外间两旁也是板壁，都贴着白纸横幅，上面是一个个拳头大小的毛笔字：左边横幅抄写了一句现代名言——“变无用为有用，变一用为多用，变废旧为崭新。——周恩来”；右边横幅抄写了一句古代名言——“一丝一缕，应念物力维艰”。每个字都非常清健有神，笔者学的是古代大书法家颜真卿的字体。家志对此引起了注意，停下来仔细地看。

“你看什么啊？”屈明推他一把，笑道：“快走吧，废品站有什么看头！”

“不，”家志把屈明拉住，用下巴向两旁壁上的横幅指了指：“这手毛笔字写得怎样？”

屈明这才注视了一下，随口评论：“真的写得不错，原来你在欣赏它。”

家志仍然站着，看着，思索着。

屈明见他如此，又推了一把，催他快走：“你喜欢这手字，

可以去买一本颜体字贴，看个够。”

“我喜欢它，不仅是因为写得好，还由于它跟家乡一位老同志的笔迹相似。”

家志话音刚落，在里间的老师傅就放下手中活，转过身来看。向门外仔细打量我们之后，惊喜地喊了一声：“小余！”他一边打招呼，一边就卸掉劳动手套和饭单，走了出来。

“啊，原来是老梁同志！您怎么会在这里？”家志楞了一下后，认出了对方，急忙进去同他握手，指指壁上的横幅：“我看这些字，越看越像您的笔迹，怎么也想不到就是您所写。”

“我们相识不过数月，你又在家乡解放前到外地工作，已经多年不见，现在看到我的字还这么眼熟，记忆力真强！”老梁没有马上回答家志提出的问题，他注意到随后进去的屈明，向她点点头，以彬彬有礼然而带一点老大哥的口气对家志微笑道：“恕我冒昧猜测，这位就是屈明同志吧？我在家乡你们的亲戚家里，见到过你们俩的合照，从照片看，戴金属架眼镜的小屈健康丰满，而你还是过去那样清瘦，就跟你们现在的形象差不多，所以容易认出来。”

家志作了肯定的回答。当即向屈明介绍：“这位是梁友纲同志，在我们家乡那一些渔岛上，很少有人不知道……”

屈明没听完，就高兴地接口说：“是珍珠区隐蔽武装的梁同志！”她也跟老梁握了握手，补充了一句：“家志早就说起过您。”屈明原以为，从惊涛骇浪中闯过来的党的隐蔽武装——珍珠区自卫大队的官兵，多半是渔乡的粗黑大汉，想不到今天见到的这位大队指导员，也像家志那样属于书生型的人物。他身材中等，眼角开始起皱，面孔苍白消瘦，穿一身褪色的干部服、一双旧布鞋，初看相当平常，只是在周围废旧堆的衬托下

更显得饱经风霜。稍加注视，还能看出他的脸上残留着几分清秀气，挂愁的眼色含有光泽，头发梳理得很齐，虽在翻弄废旧但全身整洁，有一尘不沾的气派。因初次见面，所以不再说别的。

在里间干活的女同志随即走了出来，热情地要我们在老梁对面的长板凳上一起坐下，又倒了两杯开水来。她笑笑：“原来你们是梁经理的朋友，看样子多年不见了，巧啊！”

“‘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是人生乐事嘛！”老梁兴奋地说。

“是啊，我们现在就感受到了这种快乐！”家志关切地问道：“老梁同志，听说家乡解放时，您在县里文教科担任副科长，究竟是怎么到这里来的呐？”

老梁斜着头，没有立即回答，脸上兴奋之色很快消失，代之以往事不堪回首的忧伤之情，显然为了有所掩盖，眼睛朝人来人往的街道漫无目标地瞟瞟。沉默了片刻，只说：“在县里工作不到一年，那是老皇历。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谈它做什么呐！”

家志觉得蹊跷，再三询问，老梁才用一句话相告：“精简回家啦！”

“精简回家？”家志看看对方，暗想：“从过去的情况看，老梁不会是精简的对象，难道是在什么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或者生活问题上犯了错误？”他很想了解真情，但又不知怎样问才好，所以只是重复了老梁说的四个字。

屈明听了他们的对话，也产生了这一类的想法。但她更不便问真情，只得不作声，为了掩盖内心的尴尬，用右手抬了一下眼镜架。

又是短暂的沉默。站里的空气像凝固了一般。

“县委领导已把珍珠区自卫大队定为国民党部队。理由是：它是隐蔽在国民党建制下的合法武装，只能算被革命所利用，还不能正式定为革命武装。”老梁从我们的表情中，显然对我们的猜疑有所察觉，才勉强地说明了被精简回家的原因。他说：“家乡解放后，自卫大队还在工作的一批干部，除地下党员外，都被作为国民党军官看待，所以都被精简回家。凡详知部队底细的地下党员纷纷提意见，都被看成‘思想右倾’、‘立场模糊’而受批评。此时，贾洪已在外县担任领导工作，虽然以原隐蔽武装的大队长和地下县长的身份多次写证明甚至特地返本县，反映这支武装产生和活动的实际情况，要求县委领导改变结论，也未被接受。”

家志听了，感到纳闷，立即说：“关于珍珠区自卫大队性质的争论，我多少听说过一点。问题是，您是应地下党员的要求进部队的，是组织上充分了解和信任的党外革命同志，在家乡解放后又推荐担任了一定的领导职务，怎么也会遭到变相清洗呐？”

“县委领导对这个大队人员担负的工作性质，有一条简单的规定：只有正式为地下党所派，才能算作革命经历。而我进部队虽是应老贾的要求，在部队里又给老贾跑龙套，但当时老贾还未明确地向我公开党员身份，他们当然不承认正式为地下党所派。我即使有十张嘴，也难分辩。”老梁说到这里，有些激动起来，声音越说越重。连续干咳了几声，不无牢骚说：“地下斗争的情况复杂，难怪现在有这样的认识上分歧。唉——，当时我大概也只能算是被革命所利用吧。说实话，我到后期，对老贾的政治身份并非心中无数，多次暗示提出入党要求，他

总是装聋作哑。其他地下党员，跟我联系不便，发展我入党有些客观困难。我不能不怪老贾！”

家志急忙解释道：“老梁同志，您怪贾洪同志是误会了。贾洪同志是没有参加支部的单线党员，不能发展党员。这是党的县工委为了保证部队的安全规定的。”

家志这番话，总算解开了梁友纲同志的心头疙瘩。他说：“噢，原来还是那么回事！”

老梁此刻的心头稍为平静，就把话题转向离乡背井的原因，他说：“我回家后，到村校当了一般教师。同情我的一些亲友和乡邻，见到我就问被精简的原因，有的还是特地上门去问的。有什么可说呐！我感到说不清，也不愿多说，烦恼得很。因此，横下一条心，携老带小到这个异乡客地来投亲谋生。起初在这个集体所有制的废品站做临时工拉大板车，后来入了股，直至当了经理。”

老梁在叙述时又干咳了几声，但还是想说下去，末了以自慰和自信的口气说：“我半途改行，加上一家人口多，受了些困苦是事实，近年来还发现患了肺结核病，但这些都好在好转。请你们放心，我会挺过去的。还是那句话：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我希望大家都忘掉它！”

家志听了不完全同意，坚持说：“为了革命的大局而不记个人委屈，这是应该的。但党的政策不允许冤枉好人。当年地下党的上一级决策者，对隐蔽武装的革命性质，多数人都已实事求是的提供了证明。因此，尽管这个问题已搞得复杂化，解决需要时间，但我相信仍然能够解决。希望您保重身体，耐心等待。”

此后，大家觉得没有更多的话要说，就改谈一些家常。到

近中午，老梁邀我们到他家里作客，我们因有别的事，相约日后互相通讯，交换了家庭住址，就告别出来。他送我们直至大桥边。

这次“他乡遇故知”，所得到的忧虑多于乐趣。重过大桥，再看一江春水向东奔流的远景时，已失去来时赏心悦目的感觉。

路上，屈明问家志：“梁同志说你们相识不过数月，你为什么还能记得他的笔迹？”

家志回忆并叙述了当年受地下党县工委的派遣，去开展隐蔽武装工作时的情况。事先，组织上有明确指示：对大队长贾洪要坚决配合支持，不折不扣地执行他的命令。只是没有宣布他的政治身份。同时，曾告知几个可依靠和信任的其他重要人员名单，其中就有梁友纲，说他是可靠的革命知识分子。因此，一进入部队，对老梁同志和对贾洪同志一样，本来就有一种亲近感。相互碰面交谈的机会较多，因为全体官兵在一个膳厅吃相同的饭菜，每天至少有三次聚在一起。在膳厅的壁上，贴着一张很大的白纸横幅，上面写着十个饭碗大的毛笔字，内容正是刚才在废品站见到的“一丝一缕，应知物力维艰”的上句——“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每一个字都清健而有精神，很令人注目，稍懂毛笔字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抄写者学的是古代大书法家颜真卿的字体。家志第一次见到横幅时，就满口称赞道：“好字！好字！同本岛有些店铺的招牌字一模一样，不知是哪位所写。”同桌吃饭的一位班长介绍说：“这是大队长请指导员写的。”家志听了，觉得字如其人，对老梁同志的笔迹也产生了较深的印象。

家志经过这些往事的回忆和叙述，深有体会地对屈明说：

“过去残酷的对敌斗争环境与现在的和平环境不同，有些事往往更难忘记，对周围有关同志的印象就更深。”

屈明点点头，表示理解。由于好奇心较重，接着问：“那么，隐蔽武装究竟是怎样产生和活动的呐？”

家志根据自己所闻所见，把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波涛万顷、风云变幻的东海战略重地珍珠列岛，在我党同日、汪、蒋进行复杂斗争的背景中，区自卫大队这支党的隐蔽武装怎样产生和活动的军史，择要和粗略地说了一遍。

屈明越听越有兴趣，抬了一下眼镜架，学着老梁彬彬有礼的口气说：“小余同志，这些富有传奇色彩的对敌斗争故事，简直是珍珠列岛特别是其中珍西、长圻等革命老区儿女的英雄史诗，充满了党的地下组织和革命者们感人的爱国爱民精神，而且隐蔽的武装斗争也很有特色，你把它写成小说不好吗？”

“真可惜，我的身上缺少艺术细胞！”

“我帮你怎样？”

家志想：“屈明爱好文艺，看艺术作品多，而自己了解隐蔽武装的情况多，两人一起动手，倒是可以试试。问题是，必须等这支部队摘掉国民党部队的帽子之后，否则就没有创作的前提。”他把这个想法一说，得到了屈明的同意。

就这样，我们年复一年地等待着。在几年前一个晴朗明亮的初夏，果然等到了我们所希望的一天。家乡有人来信说：经过地委的复查复议和省委批准，区自卫大队终于被确认为中共地下组织领导的隐蔽的革命武装。其人员受冤错的案件，分别不同情况，正开始得到纠正。

于是，我们就愉快地陆续抽时间，写出了这本书。

第一章

一九三九年秋。黄昏。

泱泱东海天气阴沉，海空粘连，浑沌一片，刮着不大不小的斜风。一叶单桅的白底船，满载谷麦及茭白、芋艿之类蔬菜，在丘陵般起伏的波涛中忽起忽落，驶向遥遥相对的新沦陷区珍珠岛。

白底船是珍珠岛特有的小渔船。现在岛乡沦陷，渔盐产品难运销，粮食、日用品和某些副食品紧缺，在渔汛淡季有的就运鱼货、私盐出岛，换回岛民生存所需的物资。

驾驶这条船的，只有姓赵的父子俩。父亲海发把舵，儿子顺水管船头和使篷。他们打算避开珍珠岛上日军的据点——南、北两镇，到中心港口北镇东首的长圪湾滩涂靠岸。

船上还有搭便船的两个乘客。一个是中等个儿的男青年，微黑的脸孔稍见红润，颧骨明显，有一副典型海岛人的长相。但与一般的海岛人比，也有他自己的特点：额角宽高，俊眼闪光，说话和动作的节奏极快，无论站、走、坐都有一种奕奕神采，嘴角上还常挂一丝笑意，处处显示出血气方刚和热情奔放的气质。看上去，年纪不过二十挂零。他穿一件半旧的黑斜纹学生装，别着一枚校徽，随身带一把半旧的油纸伞和一只装了些衣物、课本的网袋。海发只知他叫仲炯，家在珍西盐村，自己在府城读中专。因家有要事请假，转道搭便船回乡一趟。另一个是船主相识的中年男子，海发父子都恭敬地尊称他杨老板。

可是他不像一个有钱的和得意的人：骨架子虽然比魁梧的海发小不了多少，但面黄肌瘦，右腿一拐一跛，外表跟强健的把舵老大不能相比；衣着打扮不比仲炯差——全身半新的黑色府绸衫裤，挂着一只怀表，但愁眉苦脸，闷声不响，有时还唉声叹气，精神面貌跟朝气蓬勃的仲炯更不能相比。上船时，他吃力地背着一包袱的龙头细布，身子摇晃了几下，要不是眼明手快的仲炯扶住，准会跌倒。从开始到现在，头靠包袱半卧，一支接一支地吸烟，很少起身。

夜幕渐渐地笼罩下来，海空越来越变得死灰般一色。小船已接近沦陷区，离目的地不到一半航程。现在日军舰艇一般不会出巡，即使出巡也较难发现小船，所以船上主客增强了安全感，不再集中注意力观察海面。仲炯帮着年纪和个儿比自己更小的顺水，开始借云雾中渗出来的暗淡月光劈柴爿，还同海发聊几句。

海发虽然强健，毕竟年近半百，穿着篷布做的单布衫裤有些寒意，就叫大家都增添随身带的衣服。他一手扶住舵柄，一手接住顺水递过去的破旧的长棉袄，披在肩上，稍停了一会，又叫顺水到舱里拿出一只马口铁罐，放在舱板上，请两个乘客吃里边的炒番薯干。他说：“大家提早吃晚饭下船，可能肚饥了，如果没带干粮，就吃点家乡的粗点心吧。”

仲炯受到启发，从网袋里拿出一包随身带的饼干，也放在舱板上，请顺水和杨老板吃，还递给海发一大把。自己因好久没吃家乡的炒番薯干，现在一见食欲大增，就不推让客气，率先从罐里抓了一撮。他边嚼边说：“啊——又香脆又甜！”

“有钱人家是不吃番薯干的。”海发见仲炯称赞他家炒番薯干的味道香，一高兴，话就多起来。“你路远迢迢到外地读

书，家里一定有钱，想不到也爱吃这种东西。”

“我还用番薯干当过饭呐，而且是生的。”

仲炯见海发老大热情好客，也高兴起来。他边笑边说：“我小时候犟头倔脑，特别是说什么也不甘心平白无辜的被别人欺负，吃到了亏。全家叫我淘气鬼。有一天，大我三岁的哥哥美术作业簿被风从桌上吹到了地上，沾了鸡粪，他以为是我弄下的，就拍了我后脑壳。因为我正好在桌边。我拚了命也不肯罢休，先抓他的脸，抓不到就等机会冷不防咬他的手，直到咬得出血为止。老爹做规矩，不准我吃中饭。……”

海发大笑发问：“只准吃生的番薯干？”

“不是。”仲炯接着说：“我一赌气，跑上后山，跟一个放牛的小朋友挨到天黑，他回家取生番薯干给我充饥。后来还是哥哥寻找我回去，又承认不该对我不问就打，兄弟才和好。”

海发父子兴致勃勃地听仲炯说着。船上的气氛开始轻松活跃。

“看你样子斯文，想不到还有点烂脾气！”海发又笑。过了一会，叹息道：“真是想不到，过去穷人吃的番薯干，自从东洋兵进来，也变成宝了。唉——只能活一天算一天！”

“总不能听天由命啊！”仲炯听后也收起了笑脸，但没有愁容，当即问道：“老大，难道不能找找活路吗？”

“我看不准活路在哪里。”海发按照自己的思路大发议论：“就说我们船民吧，捕鱼、运货都冒风险，生活毫无保障。连镇头上的不少商家，也要关门逃难。像这位杨老板，还弄得家破人亡，独个死里逃生哩！”

仲炯一怔，才知这身子病弱、精神萎靡的老板是个不幸的人，同情地看看他。怕这时再称他老板反而增加他的伤感，所

以猜测着轻声问道：“杨先生，珍珠岛‘五·二一’沦陷，日本鬼子实行狂妄滥炸和大屠杀，血洗南、北两镇，是不是您也有亲人遇难遭殃？”

在一旁抽烟、对别人聊天心不在焉的杨老板，经这么一提醒，泪如泉涌，想说话而一时又说不出话。他先坐起，把吸剩的半截卷烟扔向船外，掏手帕抹抹两个眼眶，用发抖的声音说道：“我一家六口，有一半就死在鬼子的那次血洗中，我自己还是从死人堆中被救出的！”

仲炯的神情严肃起来，把手里没有吃完的炒番薯干放回罐子。见杨老板说得很简单，没有想继续说的样子，催问了一句：“国有难，家有祸，您的确非常不幸！亲人到底是怎样遇难遭殃的呐？”

杨老板又没有及时回答。他稍静坐了一会，再次用手帕擦擦泪痕，才慢慢地从头详述有关的一段身世。

杨老板世居北镇，两代开饭店，虽算不上真正企业家，但已成为家底不薄的一个小店主。他成家立业有一番波折，所以年过三十而子女尚幼。青少年时，跟单身父亲相依为命，在县里初中毕业后就帮父亲开店，负责采办，同鱼肉禽蛋菜的货主交往，从而结识了一个屠宰户兼猪肉摊贩的独养女，直至互相爱慕。这姑娘是个热情的人，又长得如玉兰花秀白，人称街头玉兰。虚荣守旧的老店主，不同意儿子娶社会地位低贱的屠宰夫的女儿。所以，尽管恋人都宁死不肯另订婚约，直到老店主过世，才如愿以偿地结成眷属。

杨老板婚后，生下一女一子。女儿养在后街的岳父母家，自己夫妻俩带着儿子经营饭店。

几年来，饭店生意兴隆。雇佣的伙计，平时两三名，渔汛时